

集部

堯峯文鈔卷二十九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序六 共十四首

王敬哉先生集序

敬哉王先生不逺三千餘里示琬文集六卷琬受而卒業歎曰富矣美矣琬聞之文者貫道之器故孔子有曰文不在兹乎孔子之所謂文葢謂易詩書禮樂也是豈後世辭賦章句區區儷青妃白之謂與孔子既殁漢儒

收拾暴秦燼燬之餘修明講習可謂勤矣然而言易者不知天人貫通之旨而溺於納甲卦氣之說言詩者不知王國盛衰之原而溺於四始五際之說言書者不知二帝三王所以致治之大本大用而所爭者文王改元周公踐阼之說至於禮樂又往往有其義而不知習其儀有其器而不知名其物甚則溷以圖讖禨以譌偽而孔子所刪述之文不晦即亂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易詩書禮樂諸經人之文也人之有

文所以經緯天地之道而成之者也使其遂流於晦且亂則人欲日熾彝倫日斁天地之道將何所託以傳哉嗣後陵遲益甚文統道統於是岐而為二韓柳歐陽曾以文周張二程以道未有彙其源流而一之者也其間蓬朔義理之絲微鑽研問學之根本能以其所作進而繼孔子者惟朱徽國文公一人止耳儻微文公論說之詳辯晰之力則向之晦者幾何而不熄向之亂者幾何而不澌滅蕩盡也然則使孔子之文蹈數十傳不墜蓋

文公之力居多今距文公又五百年所矣而繼之者無其人或有其人矣而疵僻處海陬猶未有見焉此所以日夜流連太息不能無望於世之學者也及觀先生所示其辭質而贍其義簡而明求諸文公諸書無所不合於以輔翼傳注而疏通易詩書禮樂之文庶幾由文公而遂溯孔子者與吾然後知天之未喪斯文殆自孔子以來訖於今如一日也語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疵亦嘗好學深思力期從事於此因不敢自安

於不賢而氣昏質惰雖欲勉進賢者之域以求溯孔子之所謂文而終不能逮也故願附名先生文集之末述其所見以求正於先生云

金正希先生遺稾序

正希先生諱聲休寧人正希其字也中崇禎戊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官修撰至兵部右侍郎殉難死死三十年而先生從子貢與其兄敦澄彙刻先生時文稾若干首而命予序之予惟自有明以來國家令甲𥘉設

五經四子八股之業以為進退士子之具當其盛也舉凡魁人傑士與夫公卿將相戡定禍亂通達時務之流胥從此出而其文章亦皆昌明博碩妙於語言為學者所宗雖名為時文而求諸古人蓋未有不合者也沿及神宗之末文體日益以壞而士習亦日益以變廟堂之中門戶相角人主孤立於上士大夫朋比於下曾不數紀遂麼社稷而覆之嗚呼國運之治亂人材之賢不肖吾固於時文驗之矣時文之糜爛詭異此即五行傳所

謂言之不從之孽也顧先生於明季獨慨然以國事為己任啟嘔兵間數被黨人所搤而志不少衰卒之建立卓卓如此抑何壯也闇嘗取其時文諷誦而紬繹之大率以灝瀚之氣雄放之才沈幽俏拔之思馳驟上下於思泉震川鹿門諸作而自名一家上之研極天人次之講明經世有用之學而於前古盛衰治亂廢興得失之故尤惓惓微寫其意而見諸議論翰墨之間闚其所得視全盛時作者無異可謂淳且厚矣惟其所得之淳且

厚故能不為戚怵不為利誘雖至於捐軀截脰以死而曾勿之恤也先生之死豈世之小丈夫狎焉與患難相偪所可得而遽辨者哉不然使用剽竊牵綴浮游不根之文以儌幸功名於一旦其人若風中之蓬水上之梗靡靡然一無足恃而望其異時之有所建立豈不難乎此先生之文所以彌可貴愛也予故顧縣此若干首於國門以示學者云

嘉興李君明遠其先世都運公以乙科起家累官至兩淮運使嘗受業顧端文公習其風流餘韻中朝爭以東林黨人目之歿而龔尚書芝麓銘其墓稱公少而其詩多名章麗句為文人長而淹經術負經濟為通儒晚而廉辨幹達為能吏其見推服如此於是君以諸孫與其再從兄曉令繼之皆用文學有聞於東南而又皆從遊於姜翰林西溟之門是時文社方大熾君兄弟又張氏高第弟子世居長水之上四方好事輕舟過長水詣門

投謁者連日夜不絶而曉令尤重然諾性剛直好嫚罵由是為怨家所中屢傾其産千金曉令既歿有子斯年武曾才名相頡頏其年皆少於君君則復以所長角逐其間垂老猶不少倦予嘗歎長水一隅之地居人僅數千家而李氏百年之間科名蟬連衣冠都雅其子弟耳濡目染無不自擇於學者何其盛也君雖轗軻不偶然自少家居則有都運公為之祖有曉令為之兄在外則有翰林西溟與其同門諸名士為之師若友故其學易

進而其聲望易起最後復有斯年昆季為之族子晨夕候問起居相與倡酬詩歌研磨古文辭之曲折遂以是娛其老而忘其貧則君之所得者不可謂不厚且幸矣武曾在京師尤善予君以武曾書造予堯峯山中屬予序其文集且追述社中諸故事娓娓可聽予謂君之詩文既行於世四方士大夫必有讀之而知君者至其家世問學之原委則讀者未必能盡知也予故次其始末以復於武曾而寓君俾冠諸卷首焉

喬石林賦草序

先是

天子既下薦舉之詔四方搢紳降及山林韋素之士咸集

闕下諸以才藝相炫燿者甚衆而中書喬子石林尤能絶出其輩行當

御試文賦之日侍衛諸近臣環列左右他人方濡墨屬稾作囁嚅瑟縮狀石林則已展卷疾書千餘言立成起

顧日晷猶未昃也琬與同試者旁睨其所為未嘗不太息折服既而石林名在第五琬亦濫厠五十人之列奉旨授翰林院官將共入史館有日矣於是石林盡出平時所擬賦草示琬凡如干篇琬受而讀之見其命意則根體要摛辭則趨雅正故能麗而不淫典而有法信乎其華國之選也或謂賦家宜於侈靡史家宜於簡直二者之學不同今使石林以賦才司纂修得毋用違其長與琬曰非也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古之所謂大夫者

求諸周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之屬皆任焉不必其兼才也劉向揚雄之於漢也葢嘗葺天漢以後諸故實訖於元成哀平以續史記矣及考其騷賦之作則又卓然有名如向之九歎雄之長楊校獵反騷諸文是也世稱班固漢書文贍事詳過於史遷而東西都賦則又叙述山川之險都邑之雄宫闕掖庭之麗而究歸於靈臺辟雍明堂風化之盛其辭閎深灝衍雖後有作者研思十年亦不能稍加焉孰謂長於此者必不長於彼與

石林之為良史才吾即以其賦知之矣抑琬猶有感焉
昔賢歎為賦乃俳史遷亦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
二者之學見輕於前代如此比者
天子恢張文治尊崇儒術其於薦舉諸臣往往錫之以
金帛勞之以饗燕繼又寵之以清華絕非前代所及使
盡得石林輩兼才以應之是誠可以不媿顧琬則非其
人也蓋自予告以來才華刋落舊聞放失既不能出駢
四儷六之辭以續騷頌又不能網羅勝國之典章上下

二百七十餘年之人物以資筆削乃欲步趨石林之後塵其能勿汗顔而揍手乎方惴惴然以上蓋朝廷下貽藝林之玷為懼宜乎讀石林諸賦而不勝其羡且慕也遂援筆序之不獨暴揚其賦心之工亦欲以史才之良如揚班比者厚致望於石林云爾

顧息齋集序

義理之學一也經術之學一也史學一也辭章之學又一也學至於辭章疑若稍易而世之文士終其身僶精

竭神於中卒未有造其全者杜子美之詩舉世宗之號為集大成矣而無韻之言輒不可讀蘇明允曾子固皆不長於詩子瞻之於詩若文雄邁放逸其天才殆未易幾及而倚聲為小詞則不如周秦遠甚儻猶輪人不能造弓玙人不能操斧斤以斵櫨椽也惟其僃精竭神於一藝夫然後可以盡其變而入於神且化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與若吾友徐子竹逸則不然徐子與予同年生間嘗聚首都下既而釋褐永昌推官别去踰二十年

始從相見於吳門出其著述凡若干卷予受而讀之其詩歌甚工也古文辭又工至如酒闌游戲屈其體格以見於小詞則又工古人之所難徐子之所易㣲獨其才識氣力有以挺出乎衆也葢徐子家世義興生長山水奥區若銅官善卷張公汉里之勝固已飽聞而飫見之矣及其奔走西南諸徼則又舉危崖峭壑重淵修阪魚龍之所都虎豹蝯猱之所穴與夫箐谷之窅深花木之秀麗蟲鳥羽毛之竒怪娟好者無不閱之於目孳之於心

而發之於文章加以宦游不達則又喪回險阻吁嗟𩥄軻撫時觸物幽憤悱惻之思生焉故其所作類皆得江山之助者也抑予聞之道成而上藝成而下予與徐子皆老矣予年五十有九而徐子又過之頳髮皓然顧猶角逐辭章精憊神竭而不知返夫亦遠乎道矣盍相與刊落膚華棄捐楮墨以進求其上焉者乎是則有先儒義理之學在今而後願偕徐子勉之

白石山房稾序

在昔有宋之興也同時以文章名世者世必推歐蘇曾王四家而歐陽文忠公曾文定公王文公皆出於江右於是江右之文章衣被海内遠近莫敢望焉蓋其名山大川深林層壑逶迤旁魄之氣蓄久而不洩然後發為人傑如歐曾王三君子者是也嗣後人文蔚興訖於明李兵燹之餘文獻漸以衰謝其歸然以宿德重望冠冕江右者莫如侍郎石園李公今文饒先生則侍郎公之次君也方侍郎公受知我

世祖迴翔卿貳先生年尚髫齔即從游京邸入則奉教於侍郎公出則與四方名公偉人相延接未嘗不趨其下風而聆其緒論諸如國家之掌故古今之沿革一時之人物臧否微而天人性命毫芒之辨顯而禮樂政事治忽之幾蓋悉已洞諸指掌而瞭然於胸中矣侍郎公之配朱夫人則又素嫻吟咏日夜偕公唱和先生居家庭之側往往親承指授耳濡目染日以有得及以高第揀入翰林讀書玉堂之中扈蹕交戟之内其才益高學

益博見聞益雄潤宏肆毎著作一篇出士大夫必相傳
頌以熟蓋先生之在
本朝不啻歐曾王三君子者之在有宋盛時也去年春
天子特簡先生視學東南先生課士之暇裒其所為白
石山房文稾凡若干卷郵書示琬且曰吾子宜為之序
琬惟古人之於詩若文也有臺閣之體有山林之體居
廊廟者長於臺閣守布素者長於山林殆莫能相兼也
先生則不然當其代言應制美盛德之形容効太平之

潤色大者敷腴而有則小者簡核而有章煥若春華爛若文錦斯誠得臺閣之體者也至於登髙臨遠感時惜别緣物托興撫事懷人則或淋漓盡態或激昂多姿窮哀樂之變而極刻畫之工其於山林諸體又加長焉前人所不能兼者先生顧獨得而兼之假令歐曽王三君子者復生於今世俾先生出其翰墨發舒其所得以與之馳驅角逐吾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琬老矣後先請告者踰十有七年窮村僻壤之為居而田翁社父之為

友雖閒有所作亦衹知山林而已其於所謂臺閣者雖憊精竭思未能窺及其堂奥之萬一故滋歎服於先生之有兼長也而樂為之序若先生造士之勤涖政之肅持躬之介且峻則有都人士之歌頌在不及贅云

遂步詩集序

唐詩以杜子美為大家宋詩以蘇子瞻陸務觀為大家此三家者皆才雄而學贍氣俊而詞偉雖至片言隻句往往能寫不易名之狀與不易吐之情使讀者爽然而

覺躍然而興固非餖飣雕畫者所得彷彿其萬一也吾友徐子泰初為吾師致公先生季君年雖少而材器穎敏以翩翩貴公子顧不墮紈綺裘馬之習循雅自愛善於屬文數見賞拔於學使者又以其暇發為詩歌小詞皆出入三大家之中沈酣濯磨不已故其句法字法森然悉有來處寖為大江南北諸名士所稱許誠吾師克家之子也今年夏來游吾門吾叩其學譬之繅絲引泉愈出而靡窮讀其所贄遂步詩集其麗也如初霞之映

朝陽其秀也如寒潭之印秋月其蒼然而古也如喬松之旁拏直上繪畫之所不及也吾見其進而不止則又如枿木之春榮而潮汐之晝夜涌也平時得力於三大家之法深矣雖然詩之有法凡以求工也吾之告徐子者其在捨法而超然上之乎蓋徐子知進乎法者之工而未知忘乎法者之尤工也苟忘乎法則與承蜩弄丸郢人之運斤庖丁之解牛無異蓋技也抑有道焉如是而汪洋閎肆左右逢源雖與子美子瞻務覲三大家者

並驅先後以傳於世亦不難矣

董御史文集序

往時君為御史與予及棐尚書子吉李僉事元仗之屬凡數輩聚於京邸以詩歌古文詞相磨礪甚樂也君嘗延合肥龔端毅公宴小閣中予得與焉三人者促席劇論上溯掌故之沿革下及文章之正變娓娓至丙夜不休公擊節大喜為舉爵無算肴核俱盡君出虀蔌佐之酒罷則晝漏上十餘刻矣當是之時端毅公以文教主

盟於上予黨數輩復左推右輓其間故四方人士無不知玉虬之詩若文者既而君以直言左官歸里予亦引疾請告毘陵距吾地不數舍顧予僻居山村音問稀濶雖一再訪君於虎邱不復能論文如京邸時矣去年秋君便道過予草堂出其所撰楊將軍賜物記且指且諷意頗自得自言病脾不飲惟數啖其所攜欒物而已予窺君容色甚旺以為雖老而未衰也而君竟以脾疾不起其孫某葺君遺文若干卷請序卷首君自少博聞縱攬諸凡杜韓名篇蘇

黃快句一一成誦在口尤酷嗜左氏司馬氏歐陽氏之文予在京邸見其所鈔史記幻乙段落奮㝡成文悉井井有法故其發諸翰墨或流宕奇肆或艱深典奥不名一家晚歲潛心三禮之學衆言淆亂必折而一之譌謬相承必釐而正之未嘗苟同亦不為苟異集中所載經説猶班班可考惜乎不假以年而遽歿也予小於君僅一歲衰疾方甚下筆不數行輒頭岑岑欲卧其能叙君之文乎追維往事相去幾二十年端毅公宰木已拱其他數輩論文京邸者

亦十無一二在矣杯酒笑談之雅怳然夢寐有足慨者故不辭其孤之請而聊述梗槩如此

春草軒小槀序

處士君諱遠臣字孔輿姓華氏世為無錫鉅族少孤而貧事其母以孝養稱長而習舉子業且潛心先儒義理之學明祚既訖遂歎息曰先儒有云學道而應舉譬諸避人而入市也於是絕意進取大肆力於詩文來吳門偏從前明士大夫遊遨靈巖鄧尉間所賦詩益多名春

草軒小稾未及版行於世也既歿之十有九年見夢其子侄曰若方録吾詩宜乞汪鈍翁序之侄是時已棄儒初不知鈍翁誰也寤而歷訪親故知其為予因介中表周生子瞻詣予請序予讀其詩氣平而語和不失古詩人之教非若麥秀黍離感憤怨懟者比信乎可傳者也雖然周有占夢之官所掌六夢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若華生所夢於斯六者果何徵耶詩文小伎學道者恥為之君墓木且拱矣而猶惓戀不忘耶當君之

生也與予氏名不相諳聲問不相接未嘗有杯酒硯席之雅及其歿也而顧知之地下耶予之窮於世久矣杜門空山士大夫好予者無幾而君之靈爽乃獨愛慕如此耶豈鬼神所好惡視人世遽相逕庭耶予不幸少學古文辭晚而衰病荒落自分且湮滅無聞焉若君之所作顧已藉藉縣人逸士之口反欲託予之餘波殘燄然後能不朽耶是皆未可以為信也抑聞之知道者曰生猶夢也死猶覺也君既覺矣而予方十沉九浮於碌碌塵

壚之内顧令以夢中之語傳覺者於不朽則君之為計左矣特以生之來請也其辭也哀而思傳先公之詩其志又甚確易所謂子克家者也予故不能嘿嘿云

張青琱詩集序

昔賢論文有二體有臺閣之體有山林之體惟詩亦然鋪揚德伐磊落而華贍者臺閣之詩也爽回景光雕琢而纖巧者山林之詩也舂容歟翔澤於大雅者臺閣之詩也悲嘐憤慨鄰於怨誹者山林之詩也是故王公大

人之所賦讀之如伐鼉鼓如考鯨鏞如撫琴瑟之和平臺閣之詩也騷人思婦之所吟讀之如擊土壤如叩瓦缶如聞蟋蟀蟲鳴之淒清山林之詩也有唐諸名家若燕許之巨麗李王錢劉之新逸皆臺閣之詩之屬也至於盧仝之怪奇李長吉之刻削孟郊賈島之寒瘦則山林之詩之屬也為臺閣諸體者宜貴宜壽考宜大其設施於世為山林諸體者宜不偶宜不永年宜無所表見而自放廢於寂莫之濵浩蕩之野以此相士大率皆然

獨於吾友張君青琱失之青琱起家中翰游登曹郎騣
騣乎向用其平生歷臺閣之日居多舉凡見聞所經興
會所觸無不寓之於詩大章短什傳頌士大夫之口祭
酒吳梅村先生最善歌行每推青琱長歌數千言太息
其不可幾及所居與予比鄰數用文字相角逐青琱間
出一篇予未嘗不瞠目而擊節也蓋其體實有合於所
謂臺閣者然而官不越郎署年不及耄期最後遂轗軻
困頓以歿何其宜壽而弗壽宜貴而弗克大其設施與

予以是有感也異時

天子右文

詔舉博學宏詞

御試於體仁閣下而第其甲乙假令青琱在列得奮其淹洽之學雄麗不羣之材抑揚上下筆墨稍異即以掄首選非難而追惟青琱之歿也則已久矣予以是重有感也於是其女夫金生名定者排葺遺稾若干卷乞予序之予故論其大畧亦藉以哀吾亡友云

閒亭詩序

閒亭先生固我

太祖高皇帝之曾孫而

世祖章皇帝之再從子也嘗出其所賦詩歌一編授簡於琬命為之序因復於先生曰文者道之輿而詩又文之菁華寓焉者也昔者周公召公皆以周之懿親夾輔王家翼亮數世若文武肇造於前成康丕承於後誕集大命以詒後之人實惟二公左右厥辟當其時僇力協

心罔不夙夜故能使盛德大業為周室冠宜無暇求工於一章一句與學士大夫競能角長審矣然而考諸詩小序豳風七月鴟鴞東山周公作也小雅常棣亦周公作也大雅公劉泂酌卷阿召公作也頌清廟烈文諸什又周公作也其音婉其思深其辭舂容而典麗後之學者雖欲規模而則效之不可得也夫德業盛大既如彼詩歌典麗又如此一何其有兼長與盖文以載道周召所得於道者深斯不求工而無不工也今

天子倡右文之治昭示溥海内外方欲舉末俗而反之成周故於萬幾清暇屢出

御製炳炳煌煌譬諸列星二曜垂象無極於是化之者近自本支遠曁臣庶率皆竭蹶於藝苑回翔乎文圃摛華擷藻應之若響而先生則尤

王家之卓爾者也其學貫穿經傳錯綜典故而又深研性命之指博求天人之源先生之於道也琬誠愚陋不足闚測其所至若其近體之清新歌行之雄放所謂載

道之言之工亦既傳誦而屬和其一二矣顧此豈足以槩先生哉先生位雖尊養雖厚然猶未及見用且復恥於求試故其長隱而靡燿耳儻
天子廸簡有道之佐一旦得以懿親出寄心膂重任用俾恢張至治措天下於乂安然後盡發其所工者上之作為雅頌以奏諸
郊廟施諸燕饗朝會必能鋪揚先烈美盛德之形容次之采風謡陳勸戒惓惓反覆三致意焉亦必與豳風七

月者比由此進廁周召二公之間誠未知其孰先孰後也美哉斯編其殆始基之矣琬雖病且衰謹拭目以竢願覽觀先生制作之成焉

旅行日記小序

晉賢逾江省其外舅於巢往返凡若干日同行者爲周子青士相與賦詩若干首合爲旅行日記一卷予平生雖未嘗至巢然記中所載如南徐如廣陵如真州皆予束髮以來奔走南北所習游之地而白門鳳臺則又嘗

承之奉使於此文章政事之餘弔金粉之故蹟訪王謝之風流上下俛仰宜其發為詩歌以稍攄其藴積顧才拙而思澁先後見諸紙墨者蓋寂寥無幾也今觀兩君子吟咏之富能無媿乎當晉賢之往返江上也賓朋親故相踵登臨酬酢相錯由日記考之疑若無暇晷者而兩君子從容跌宕贈答倡和於其間口占手録比於宿構至其意思之清新章句之工麗則又皆不為苟作此予所尤媿者也俞子無殊言晉賢方戒期深秋將偕二三

子由長興汎二次擬張公善權諸洞籃輿畫舫匏尊竹杖嬰游山林泉石之中其境益勝其所得之詩亦當益加恢奇予非獨媿之而已實不勝歎且羨焉姑附數語於日記之末而又執筆以竢

西郊汎雪倡和詩序

常熟蔣子文從所葺汎雪詩若干首并系以圖成一卷如左予惟汎雪韻事也汎雪而賦詩繪圖尤事之最韻者也雖然蔣子知雪之可喜而未知其可畏也予在郎

署十餘歲每遇雨雪則京師道上馬牛車驢相蹂踐中閭泥濘踰數尺左右冰陵如山瀕晨入署輒有顛仆之恐又嘗奏事

行殿夜半抵南海子風雪甚猛大聲發林木間幾於猿啼鬼歗燈火撲滅殆盡迷不知路旁皇良久遇騎者援之始得免及請告歸里冬杪過盱眙寒雲四集彌望無人煙予方乘肩輿積雪覆輿盈寸輿人力倦不能荷衣裘皆溼手足至僵凍欲裂上下齒搏擊矻矻有聲氣色

悉沮喪幸而前達逆旅則童僕無不置酒相賀以為更生甚矣予之畏雪也至今偶一追維猶不寒而慄顧蔣子以高才生從容谿壑之間青簾畫舫與諸賓客縱觀山雪舉酒吟賞且能見諸翰墨爭竒角勝刻畫盡致夫蔣子不知雪之可畏猶予之不知雪之可喜也豈果雪有異哉所遭之㑹不同爾假令予前此脫去塵網輕裘席帽得徃從蔣子觀雪於虞山雖風流蘊藉或不足比肩羣賢然猶欲借酣呼眺望之樂用以娛其情而寓其

志亦何不可喜之有予既自歎其所遭而又羨將子之擅此最韻事也故顧為之序

許南交送行詩序

荀卿子曰藝之至者不兩能古之才人求名於文墨之間未有能以詩畫並著者也有之自王摩詰始葢其才情氣韻得之有素每一落筆莫不盡善故世之言詩畫者舉皆宗之嗣後若文與可之竹蘇子瞻之樹石米元章之雲山人物庶乎其配詩以行然文米率畫勝於詩

而子瞻則又詩勝於畫若摩詰所謂畫中詩詩中畫者殆未能超然優入其域也則荀卿子之言猶信吾吳累百年來士大夫兼長詩畫者殆不下數十家而獨推沈啟南文徵仲爲最昔人謂沈畫神品文畫妙品得者寶之如拱璧至於其詩則後生晚進從事文學者往往守一說而不能會通乎大全故至今持論微有異同以視摩詰雖或未之能逮顧已頡頏乎文蘇之列矣虞山許其南交其家世故多顯者顧獨沉酣詩畫中歌行近體

葢宗脫唐而晝則出入北宋諸家與文沈異派而同源他日以上舍生將往考職吏部既戒期矣吳會諸君子知南交者悉以一言贈行而嘉興曹秋岳先生為之倡予彙而讀之竊謂南交年少儀觀秀雅學問淹洽固足以傾動一世况又重之以詩若畫乎使當觴咏之餘盤礴點染必能使觀者神怡而聞者悚聽挾此以往其纚王侯之履而走公卿之車騎者殆不可以指屈矣宜諸君子咏歎不置也昔文徵仲貢入京師聲望方為同朝

所重遂得薦入翰林然則南交豈遽以選人終哉

堯峯文鈔卷二十九

堯峯文鈔卷三十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序七 共十七首

綿津山人詩集序

綿津山人集者牧仲宋先生自名其前後所為詩也先生以文康公冢子自少嶄然頭角綽有聲譽其稍長也以侍衛往來

殿廷交戟之内進則長楊校獵宣曲馬射未嘗不扈從

其閒為

世祖所賞識退而侍文康公側賓接名公鉅卿熟習其言論風指耳濡目染用是練達累朝以來典故之沿革文獻之盛衰所以資其見聞者既至既而從事宦游南臨江淮北俯碣石所過名山大川長林峭壑無不往探古今金石之刻鼎彝之器經史百家之學以訖法書名畫無不採覽隱逸之谷耆舊之廬與夫四方騷人寓公之所在無不延訪而折節所以拓其胷次而陶育其性

情者復久且深其志愈充其氣愈下於以發為詩歌其長篇雄變如蛟龍之幻化其短章秀傑如珠玉之瑩潤甚至聯句角勝則寫難狀之物而吐難言之情如傾江倒河益注而益不窮洵乎其才之高學之宏而養之裕也吾聞之也非才不足以應猝非學不足以馭才非養不足以蓄所學若先生之為人固已光明而俊偉博大而醇深及其達於政事也廉而不劌嚴而不苛拊循吏民煦煦慈愛而不失之姑息當其莅吳僅四閱月耳裁

決簿書勾稽金穀往往至丙夜雖精鋭少年不敢望一二老姦宿蠹俛首側足亦卒不敢旁睨考其設施則詩歌特先生餘事也故能以其閒與賓客置酒贈答方揖讓笑談之頃落筆如風雨他人未及搆思而先生數百言立就矣茍非賦才之高而又佐之以學深之以養必不及此夫豈屑屑焉搞章繢句僅以詩人自矜者所得而侔哉昔文康公以漁陽開府進登宰輔令先生繼之復開府江右出為股肱之臣入必為心膂容勿之佐遭

時遇
主紹揚前休行以賡歌諸什被管絃而施郊廟當有數倍於此集者譬之五星之麗天芒寒色正方與日月齊曜寧特於文康公有光而已先生出此集命予序之予哀朽無似豈能窺見著作之原委姑述其梗槩云爾

拾瑤錄序

學之所尚不同義理一也經濟一也詩歌古文詞又其一也談義理者或涉於迂疏談經濟者或流於雄放於

是咸薄詩歌古文詞為小技而不屑以為自漢以來遂區儒林與藝苑為二至宋史又别立道學之目乎區之為三矣予謂為詩文者必有其原焉苟得其原雖信筆而書稱心而出未嘗不可傳而可咏也不得其原則飣餖以為富組織以為新剽竊摸擬以為合於古人非不翕然見稱一時也曾未幾何而冰解水落悉歸於烏有矣是故為詩文者要以義理經濟為之原朱徽公固理學之祖也而其詩文最工推南渡後一大家唐之陸宣

公李衛公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公之流其勲名在朝廷
其聲望在天下後世宜乎不屑於詩文矣然而議論之
卓犖詞采之壯麗五七言小詩之雍容爾雅至今讀其
片言隻句猶莫不想見其風采而企慕其人然則區道
學儒林藝苑爲三此史家之陋未可謂之通論也定州
郝雪海先生自少博通諸家日夕講求古今治亂興亡
之故溯流窮源洞見根柢既謫鐵嶺者二十餘年益潛
心宋儒諸語録始於居敬窮理而歸諸躬行心得故其

所養日邃所發日宏平居讀史則有史斷闡發孟子則有孟子章句序是蓋合道學儒林為一者也旣又取先生所作詩文而卒業焉窺其旨醇正而渾厚攬其詞清潤而雄暢一切撫時觸物跌宕感慨皆於是乎見之雖號為詩文專家者或未之能逮也殆又合藝苑與儒林道學為一者與然則若詩若文謂之學者之緒餘可謂之小技不可覵於先生所作斯知其原之有自矣先生事功駿偉不在宣公衛公之下嘗密疏劾吳三桂尤有

古豪傑風已備見於誌銘俱不及論但論其學以序拾琛錄云

見山樓詩集序

關西退菴楊先生自安慶郵所作見山樓詩集凡若干卷以示琬琬伏讀數四其詩出入魏黃初唐大歷間絕不蹈時流蹊徑舉凡登臨眺矚往還贈荅率皆措深思遠尤多清麗雄邁警絕之詞非騷人墨客所敢頡頏者也蓋琬之服先生舊矣方先生之在西臺也吳逆三桂

適以王爵鎮滇南
中朝不知其異志假以便宜而先生獨上封事力言三
桂跋扈不臣逆挫其萌芽者甚至先生雖得罪以去而
三桂知朝廷有人十年之間遷延瑟縮不敢驟發者誰
為之哉蓋先生力也琬故服先生之敢言與其先見既
受
特簡之命建大中丞節於安慶安慶控江南上游素號
重地先生之德長厚而樂易故施諸政令也簡其心慷

奭而敏決故措諸規模也弘一旦盜起武昌蹂踐黃之諸屬邑黃與安慶為鄰盜顧慴先生威名不敢稍侵其境先生聞警亦嚴飭樓櫓甲兵戰守之具示以有備羽檄稍暇即飲酒賦詩不輟略如承平無事士民莫能窺其淺深當斯時也吳中訛言踵至市井不逞之徒汹汹企足揎臂以待而全吳訖能晏然安枕者又先生力也琬故服先生之靜鎮與其有勝算然則勳名赫奕方在士大夫口耳間區區詩歌之學流

連景光雕績章句先生豈藉是為重者哉顧其去官里居也無懟憤不平之意及其建節兹土也亦不色喜其見之五七言詩往往忠厚悱惻至於愛君憂國諄諄然三致意焉琬所謂指深思遠者是也昔在小雅既推吉甫為萬邦之憲而大雅嵩高之卒章則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烝民之卒章又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何其言之重詞之複雖吉甫所作一詩亦為之咨嗟嘆賞不一而足也葢大小雅所舉南仲方叔

名虎其人非不優於事功與吉甫相配然而文章名德卒未有過吉甫者今琬於先生亦云深願掛名集末附先生以不朽故先生命之為序遂不辭而序之世有知先生者當知琬非溢美爾

緯蕭集序

商邱故宋地也宋之為國雜見於春秋戰國策史記諸書而班氏獨稱宋自堯舜湯以來其人重厚多君子猶有先王遺風訖今距宋有國時閱二千餘歲生

其地者鉅公名儒大都以勲業道德相高尚而其次亦雄駿瑰瑋風雅不羣之才後先相望與班氏言多君子者合故予夙昔師友率四方賢豪長者而所最厚善者必推宋中如牧仲先生其一已先生之次君山言胚胎前先濡染庭訓齒髮甫燥即有聞於中原數從先生宦游徧交南北知名之士相與磨礲討論為詩歌古文詞不極其源不止始予在史館見之睢州湯先生潛菴坐上丰采魁梧揖讓語言恂恂謙下

而頗露爽邁磊落之槩潛菴指而目之曰此善承牧仲家學者也顧予猶未知其工詩及得牧仲先生雙江集則山言詩實附其中所和彭蠡望匡廬一篇氣雄詞警下筆驚人予始爲之歎服猶未知其他詩之悉工也自先生開省吾吴與山言相見署中晝讀其詩稾所謂緯蕭集者往往清麗雄偉備兼衆體閒出新意愈奇而愈高古至於聯句之作用韻妥貼使事變化尤類牧仲先生乃知潛菴所指目者可信不誣也洵乎君子之人君

子之文哉昔孔子删詩不列宋詩於十五國之次或謂商頌即宋詩也以其王者之後故尊之為頌然而變風終於鈌如使孔子復生今世倘得見先生父子之所譔著其能不採而登之於風以補其鈌乎世之讀宋氏詩者亦知此否也

來虞先生年譜後序

從祖祖父來虞先生歷官幾三十年始在工曹即用職守忤巨奄陳永壽汪懷德幾至得罪是後在粤藩又忤

魏忠賢閒住當先生立朝於諸黨人絕無所附麗及其臨事輒不肯撓詘如此嗟夫熹宗之季士大夫婞婀無恥爭以媚奄為事交結之不已繼之以贊導贊導之不已繼之以頌美擁戴而建祠之議遂起蓋自浙江巡撫倡之薊遼總督應天巡撫輩和之是時主票擬者崑山元城兩相公也相與造為駢儷揚詡之辭應答如響於是凶德參會而生祠遂徧天下矣假令天不悔禍則九錫勸進之文必出此曹手筆前明之宗社又奚待揭竿

斬木之徒乘間嘯聚而始覆亡哉顧先生以一外僚屹然撐搘其間用能夾輔撫按率厲寮屬嚴禁境內不得擅建生祠卒使逆奄之黨如陳當者斂跡屏氣而不敢出聲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先生之為人豈非人心風俗所重賴者與否則亂臣賊子相隨屬而彝倫或幾於息矣不亦大可畏耶逮至先生暮年雖復見搖於用事者屏置海外以歿而高風偉節訖今傳述於吳越人士之口彼媚奄者流上之既已伏法朝市次之即幸免毆刀

獲保腰領於牖下而兒童走卒販夫餅婦猶能羣焉指斥其氏名藉藉唾罵不止然則賢不肖之相距其所得孰多也觀此譜者微獨吾族羣從子姓宜謹毋忘先生之遺懿相率起而師之以求繼美於世即凡百有官君子儻亦當奉之為楷摹為龜鑑且以俟太史氏有事明史者采擇其一二以備實録起居注之缺遺不亦可乎譜為先生第五子沂州公所輯先生殁時沂州公尚少今距先生五十年獨力攟摭凡再脫藳而始就嚳莊語

琬曰吾之為此也文直事核庶幾可以傳信後人琬歎其誠然也故并著之

先大夫詩集後序

先大夫字元御自號玉淙居士明天啓丁卯科舉人皇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年十六而孤二十而補諸生二十四而舉於鄉越明年崇禎戊辰試禮部不第歸逾二年而病咯血又五年而歿年三十有一是時琬兄弟方幼未知恪守先大夫遺書也稍長則繼以兵燹播遷

流離蓋手澤之散軼者十及二三矣惟是編為先大夫所自定琬雖遘患難輒攜以從先宜人幸而不罹於盜賊不毀於水火故至今留巾箱中嗚呼自明萬歷之季吳下能文章家莫不祖公安而禰竟陵而先大夫之詩顧獨不溺於風尚如此今者直
國運休明肇興文學之時名公鉅卿類能以起衰振靡自任然則詩教其復昌乎儻覩是編必有知先大夫之志而深悲其早世者先大夫庶幾不亡矣

寓廬十咏後序

元年正月予方得張氏園居之半以為寓廬不逾月北上遂作絶句十章咏之且命兒子鈞稍葺治之既而歎曰張氏為此園幾世矣當其剏構之始夫豈不欲貽諸子若孫哉而卒委於予試觀夫壽藤蔚竹蔓延而蕪蔵孰非向之佳華美卉列植而灌溉者與荒谿斷壍石將傾而水欲涸孰非向之曲徑平池周視而經營者與頽垣破瓦鼯鼪之所穴而鳩雀之所巢孰非向之雕欄畫

棟羣萃而管弦歌舞者與主人之去留無時而人事之盛衰乘除有數則予之得此廬也殆不啻鄭人之夢蕉鹿遊子之栖旅亭也雖名之為寓無不可者嗟夫凡吾之所謂寓者固不獨一廬而已彼夫富貴皆寓也故堯舜有之不為泰許由巢父辭之不為高形骸內外皆寓也故佺喬得之不為壽顏淵殤子失之不為殀古之有道者往往柳生其肘而不惡曲僂發背跰躃而行而亦未嘗恥之蓋恬然忘其所寓而游乎方之外者也今予

顧不能舍是寓廬者而沾沾焉咏之是不亦贅矣乎

擬明史列傳自序

世之言史者莫不競以史遷班固范曄三史為宗顧猶不免後儒之評議議史記者則謂項羽不當本紀也陳涉不當世家也龜策不當列傳也五帝世次不當顛錯也六經傳記不當割裂也稱孔子者不當但言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也議班固者則謂五行志不當蕪累也古今人表不當乖名而亂體也孺子嬰

不當書於王莽傳也西楚所封十八王不當載於異姓侯王表也遷雄傳不當取其自序也嚴延年傳不當以子貢冉有比也議范曄者則謂董宣之守正不當槩之酷吏也蔡琰之失節不當槩之列女也王喬左慈之妄誕不當入方術傳也廩君盤瓠之俚詭不經不當入蠻夷傳也聖公之結客報仇不當誣其懦弱也許子勳即劉子訓不當一人兩傳也論後不當復贅以贊也然則譏誣刺謬雖三史且不免焉甚者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信

如此則遷固尚不足法乎此葢後儒以文章相軋之病也非公言也又况才學識三者俱不逮古人而忝列著述之林如琬之區區其能免於評議已乎琬又衰老且病蹉跎一出幾喪廉恥計入史館纔六十日杜門請告者殆踰一年始得放歸故所譔止於如此然而舛錯迭見缺畧時有欲無得罪於古人葢其難矣既已録上史館及歸而猶不能不藏弆此槀者非敢望名山其人如史遷所說也孫位苟禄遷延歲月亦聊以志媿云爾

伯子遺稾小序

伯子名鈖字禹吹吳江附學生年止三十二凡病咯血十餘年竟以是歿歿而父鈍翁始更其字曰伯子先是伯子自時文之外頗好為小詩翁以其疾之屢瘠而屢發也禁之使不得為然伯子猶私偕其友時時倡和相屬戒不以聞於翁及其既祥也翁得遺詩一卷於沈君友麗范君鷺公所撫之泫然而悲因録存如干首以慰伯子於地下至於所賦章句之醇疵工拙則姑俟采詩

者擇焉嗚呼悕矣天之祝予於斯則已極矣吾雖才吾伯子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僊府十二觀序

近世言僊道者必謂神僊當有宿命有骨相又有功行積累致然非勉强可兾者此其説誠善矣顧吾聞古之為神僊者非皆忘情於世者也當其始或年少鋒鋭骯髒不平之氣未暇鏟除固嘗思以功名自奮與世之賢士大夫角材挈智祈效尺寸以為人主用及其所遇齟

齬則又思所變計而游乎方之外譬諸俊鳥之搏物也一發不中即翩然去諸雲霄萬里之上不可蹤蹟如安期生梅子真之流是已安期以策干項羽不用遂去不知所之子真兩疏譏切王氏不報遂棄妻子為吳市門卒兩人者皆長生不死後世所稱神僊中人也由今以觀雖謂之豪傑可矣豪傑之士使其得志則必為張子房為李長源功成名遂而後僻尺一之組棄萬户之封寓意於辟穀導引以怡其生苟不得志則寧與安期子

真齒耳至若褰裳攘臂陸沈於埃壒之境而儌幸恣睢於金玉錦繡聲色翫好之場迷不知返此直一妄庸人也雖自負豪傑其誰許之三原梁子大千為予同年進士數年以來諸同年率多取大官致身顯要而大千獨謁選邯鄲令以禮節忤上官鐫職里居好神僊呼吸吐納之術恍若有悟渡江至吳過予於城西年七十矣須鬢無一二莖白者談笑步履不減少壯時出所著書二卷言神仙事始於僊居終於僊語命曰僊府十二觀予

讀之殆不能測其何如人也意者其宿命骨相與夫功行遂當僊邪抑即豪傑之士也或曰使大千果已得僊則終南太華皆其鄉壤無不可宿舂糧而往者獨柰何舍之而襆被策蹇役役於埃𡏖如此邪予曰不然吾郡林屋洞為左神幽虛之天此固大千所託僊居也又子真既隱吳市門其後竟浮海鍊藥至今海上有梅岑山安期亦嘗偕羨門隱居蓬萊其地皆在甬東距吾吳不遠大千之來也儻亦欲邀婜洞天遂拓安期子真諸人

與之乘雲氣而訪太清乎予果何以測之姑識數語序其十二觀云爾

參同契衍義序

神僊之學貴乎內外交養或養外而遺內或養內而忘外此莊生所以譏張毅單豹者也魏伯陽參同契數言坎離龍虎由內丹言之龍者精也虎者氣也由外丹言之龍者汞也虎者鉛也精若汞陽也坎之物也氣若鉛陰也離之物也內外丹之指殊流而同源然後世猝不

能相合何也以予所聞則又有與莊生異者内丹既成茍無外丹以佐之惟能延年卻病而已欲期變化超舉不可得也若内丹未成而驟服外丹則精耗氣散譬諸厝火積薪之下鮮不焚者固當用内丹為主也注參同契者數家其説紛紜不齊而吾里中子俶周先生所譔衍義一書則專主内養之學章分句晰悉出於自得至於解上徳無為章如上閑則稱有下閑則稱無以上為上兌兌為口以下為下兌兌為精門則尤非諸家所知

亦淵微矣哉先生今年七十餘矣顏色頳潤如嬰兒步
履飲啖過人常若三四十歲者自言內丹已成洵乎所
養之有驗也儻復濟以外丹不將乘雲氣而游汗漫偕
伯陽相揖讓哉抑予復聞之昔顏魯公不屈於李希烈
及既歿而握拳不開手爪俱透掌背時人稱其尸解間
又閱十二真人傳有斗中真人降於曲阜蘭氏自稱孝弟王
授蘭至道且言晉真僊許遜傳其孝道之宗是為衆僊
之長然則忠之與孝固吾儒立身之本而亦神僊家變

化趨舉之要術也今先生之門則忠孝其兼得之矣忠介公侃侃義烈既不忝於魯公雖受逆閹之禍吾度其精爽可畏必且翱翔天壤訖今不死亦如魯公之尸解者也若先生直一孤童耳數千里刺血上書竟白其父寃而肆姦黨於市自其少時至性已卓犖如此豈非斗中孝弟王所欲降而求之引以趨舉者乎先生盍姑族之然則先生之當惓也予固不僅以此書決之也承先生命姑叙書之大畧云爾

募建永寧接衆禪院序

昔者先王之為政也由近而及遠是故於道路之往來者莫不治其井樹叙其舟車嚴其禁令有飲食以共其欲有委積以儲其用有廬宿路室候館以節其勞其制始於賓客使命而其終被於遠人當此之時凡細民之適他境者雖甚煢獨匱乏然而必無暴露之虞饑渴疾病愁苦不給之患固不俟周官之有明文殆可以推而見也自王政衰熄行旅之顛連無告亦既甚矣乃有為

釋氏之學者輒用以周恤其同類如所謂接衆叢林之名蓋猶有先王遺意焉嗟乎釋氏之教非吾儒所許也搢紳先生辯而闢之往往不遺餘力然其立制之善所以豫為同類謀者至纖至悉夫失之於此而彼顧得之宜吾儒媿歎之不暇而輙欲以虛辯相觝排此誠不足以大服其心也吳人佞佛而好僧名藍精舍所在如市而婁關內外數十里之境獨闕焉無有僧侶之出其閫者饑渴暴露欲稍求惕息而不得其徒率皆病之於是

上人聖公偕吳中士大夫謀為之經始其事説者謂是役也費艱力鉅其底於成也必難抑知謀事者惟患為之而不果果矣又患其不能持之久耳聖公遊雪竇禪師之門諸方悲推為老宿葢其才識甚敏其願力甚宏而道法又甚熾令得吾黨士大夫協心而左右之夫安有不果且久者與予以為輔王政之不逮者莫善於此故樂與好事者共襄其成云

此經既入中國自鳩摩羅什而下訖唐玄奘義淨凡翻譯者六家自天親無著兩論師而下訖明初宗泐凡箋釋者百有餘家而宋文憲公獨推無著配十八住天親斷二十七疑最合先佛真實了義然予嘗諷繹數四宗指太密則其解易支往復太繁則其文易晦非不能探索幽微闡發理事而猶未免乎牽擾紛糾之患也此注相傳以為乩授不攻異論不涉狂見不倍儒宗簡淨曉暢蓋箋釋之超然者其人稱雲峰子又稱谷口子真儻

亦隱者之流託名於乩者與吾友沈子東生讀而愛之為之疏通證明詳加評閱其藏諸什襲而秘諸篋衍也久矣繼又懼末法陵遲欲盡啟凡夫之信悟也乃鏤版以施而命予為序予惟沈子之為人也方其歷官中外即用廉辦著稱自公之暇補衣糲飯蕭然一室有黄面衲子所不能堪者士大夫仰望風采相顧太息固已現宰官身說法及其晚而杜門息機往往研硃滴露惟以評閱此注自課玄言與旨絡繹奔赴筆鋒舌端儼然夙

契不啻若據獅坐而秉麈拂者也則又現居士身說法矣予謂沈子固異人其殆與雲峯谷口為輩流故於其所箋釋也雖欲不形景相符而水乳相合不可得也異時合儒釋為一盡刋去枝葉歧互之見會性命而超乘果非沈子將誰歸哉予故樂得而序之以示知教法者

游五臺山詩畫冊序

隱巖禪師自五臺復來京師乃悉集士大夫贈行諸詩畫凡若干幅合為一冊而命予序之或問於予曰佛之

為法不落有言不涉諸相者也禪師參究二十餘年亦既深入雪竇之室矣今試出其慧眼照了世間一切雖謂本無文殊本無五臺可也雖謂前之攜杖而往者本未嘗去今之糧盡而返者本未嘗來可也而何詩若畫之足云哉顧拳拳焉乞諸士大夫而裝潢寶惜之若此豈其猶有所戀著耶予曰不然今夫有之與無真之與妄固無所庸其分別思惟也作思惟心生分別解皆至人之所排擯而憐愍者也人人具足佛性孰為文殊孰

非文殊在在處處充滿道場孰為五臺孰非五臺即如此册之中一樹一石乃至無樹石處無不妙合西方變相一點一畫一字一句乃至無點畫字句處無不攝入五千四十八卷第一義諦古之至人既不住有亦不取無既不離真亦不舍妄從横游戲是大神通是大自在是大解脫此則禪師之所得然也吾與若皆凡夫其何足以測之問者曰善遂書是語以為序

草堂合刻詩序

自昔闢佛者莫嚴於昌黎韓子及讀其送靈師一篇則有界焉夫其人舍去父母兄弟妻子而從佛既已叛吾周孔之教矣逮其為僧則又圍棊六博飲酒而食肉以干謁招請為事不更干佛之戒律耶上之叛吾周孔次之干佛之戒律雖甚工於詩奚取焉而昌黎不為之諱反津津稱道不已何也吾之立說不然從吾遊者其人而非僧也必將舉六經百氏與夫天人神鬼精微博大之指相與講求而磨礲之以期無戾於周孔此吾儒者

之責也其人而僧則無所需乎此亦必擇其不干謁不酒肉不圍棊六博推此類以盡守佛之言然後從而加稱道焉若詩固儒者之餘事也士大夫所常為為之猶若其難工不當以是責諸僧而僧亦不當用以自哆至於不干謁不酒肉不圍棋六博而又盡守佛之言則凡為僧者當皆然疑若易易者也顧嘗出而求之僧矣往往易於言詩而難於守戒律得毋惑之甚與今有上人於此其受持也徼獨不干謁不酒肉不圍棊六博而已也

庶幾取所謂戒者一一勉而守之及其六時拜誦之餘輙又以苦吟知名豈非尤吾所稱道者哉如恭容與其徒佛閒是已恭容為人循循修謹而佛閒復沈静寡言見許於吾友甫草里中亦莫不愛而信之其詩皆以唐錢劉為宗幽秀雅潔方日進而未止不知視靈師孰工孰拙顧其人則與昌黎云云者異矣嗟乎吾非能佛之闢也闢夫從佛而干戒律者也若曰如來嘗戒綺語業詩亦綺語之一則吾不能知已

洞庭詩稾序

釋氏之為詩也有詩人之詩焉有禪人之詩焉唐之皎然靈徹詩人之詩也貫休齊已禪人之詩也詩人之詩所長盡於詩而其詩皆工禪人之詩不必其皆工也而所長亦不盡於詩所長盡於詩者以其詩傳不盡於詩者則以其道與其詩並傳故皎然靈徹貫休齊已之作聲聞相頡頏於後世莫之能優劣也鐙公本儒家子少讀書知名長而遯之釋氏偏參尊宿遂受記莂為曹洞

家大師退休洞庭之顛把茅葢頭日與其徒以灌園種竹為務間嘗弄筆賦詩句琢字削不極於工不止以是出語皆標新采雋入唐人閫奥葢能以貫休齊已之道而兼皎然靈徹之長者也夫固超唐諸僧而上之矣吾謂詩與禪非有二也昔之言詩者貴乎妙悟且舉大歴以後作者比諸曹洞一宗信斯言也讀公之詩知其得於道者至矣邃矣吾豈易闚而測之哉

姚氏長短句序

詞與詩類乎曰不類詩本於三百篇以温柔敦厚為教者也其後雖不盡然然上之可以徵治忽次之可以示勸懲猶有風雅頌之遺焉若詞則不足與於此矣然則能詩與能詞者有異乎曰否李太白詩人之正宗也而工於詞歐陽永叔蘇子瞻數百年以來所推文章大家也而工於詞至於黄魯直秦少游周美成之屬亦無不詩詞兼擅者古之名公鉅卿下訖騷人墨士既以其遠且大者舒而見之於詩矣顧又出其餘力組織纖艷之文

流連閨房之境倚聲而發之用以侑杯酌佐笙簫號為詩餘未有能詩而不能其餘者也錢唐姚子升聞方以雋邁之才灝博之學與其友人刻意為歌詩相犄角顧皆祕諸篋衍獨取所塡新詞一卷寓予予讀之歎其掇采也麗其寄情也微其抽思也婉而多味往往語盡而意不盡語意俱盡而情猶不盡此誠詩人之詞也殆非世之滛哇浮靡者比矣若曰姚子所工專在是則吾未敢以為信

堯峯文鈔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堯峰文鈔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晏錫齡

謄錄監生臣劉淡

堯峯文鈔卷三十一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序八 共八首

代壽洪太傅七十序

太傅亨九洪公既定滇南之三年上書乞歸京師其明年為

嗣天子改元之歲九月某日公壽七十京師士大夫先期屬予為文以序予惟公自受知

世祖章皇帝歷中外更踐將相者幾二十年其品望在鄉國其威名在遐荒其豐烈偉績在太史夫固天所挺生以錫我
國家為元老為純臣者也宜其福禄壽考日引月長而未有艾與予辱與公善其知公功為最悉願得論次其大者當公之視師長沙也湖嶺以南跳刀走戟乗間竊發者甚衆公揃刈而招徠之備有方略羽書所被西南諸君長咸稽首受吏之不暇此我

國家所以遂撫滇黔也予嘗考諸前世如漢伏波樓船之定粤唐韋南康之制南詔明傅潁國之下雲南莫不炳炳烈烈煕燿舊史然以公視之其功倍大亦倍難何以言之趙佗之去黄屋左纛也此在文帝世也驃信之受盤器與龜茲樂工也此在明皇世也葢其稱内附納職貢者近或數十年逺且百餘年矣故雖有伏波樓船兩將軍之才南康之謀且斷縛建德而盟驃信不足以言武也若公所處者非如趙氏與蒙氏時叛時服不能

北向爭衡中國者比也則其難倍之當蕲國南下之日梁之君臣懼段氏潛躡於後段氏又恃梁人掎角於前遷延相顧此特折馬箠傳鏃矢而定耳揆之於今彼方挾擁戴之餘孽借恢復之虚名煽引羣蠻自號勍敵殆未可以威聲讋也則其難又倍之然而公決機制勝通灕荔之江開苴蘭之道自是之後禁旅可班軍屯可復金馬碧雞可致笮馬僰僮氂緆犀象之利可順流而下四方湖嶺以南畏威懷德者數千里相望夫孰非當日

之成算與吾故謂公功為大周書君奭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今公既奏平格之績而天子之以壽考此豈獨公一人之慶實我

國家有道靈長之所賴也由此觀之公之保乂

國家者方永永勿替又豈伏波樓船以下諸將帥所得望其髣髴也哉謹序

劉叙褱六十壽序

予童子時即與叙褱為忘年交葢叙褱長於予者二十

年所矣而兩人數相過從其親厚特甚往予宦游京師每念叙褱之貧以吾妻表宜人其族與劉氏有連致書宜人必曰叙褱坎壈若此汝當資遺之使來宜人謾答曰叙褱不任舟車已不復能出門矣及罷官還以其言質叙褱竟不之知也予深用是為恨叙褱為人朴直無佗腸其婦有三女一男季女笄而未嫁男亦尚幼然皆能任手力自活不以擾叙褱故叙褱雖貧得往來予家飲啗奔走自若未嘗用饑寒少挫折也葢予自棄官以

來諸少年浮薄之士號爲故交相習熟者率稍稍引去或不復通聞問惟叙寰眷戀不忍舍數慰藉勞勉如故宜乎予念叙寰不忘也叙寰老矣常困乏無所得食有故人爲斂布粟之屬使易茶四明顧渚山中叙寰徒跣行數百里林木蔚薈谿谷陗深會天大風雨迷不知路襆與虎俍蝯猱爲侶幸而得免既得中下茶百許斤擕以歸忽患腰癰累月盡賣其所易茶然後瘉其平生奇蹇多類此當予之里居也頗好賦詩彈琴而叙寰於諸

藝事一無所長時時屣步來肴予默坐竟日間發一語亦質直少致聞者相目以笑而叙裒不之變予反以是益親厚之方謀為治屋具饘粥以娛適其意而予又北之京師矣是時送者皆集虎睇獨叙裒最先至留與之飲兒鈞窺其衣褏若有所挾者探之得素卷丈餘問其所欲始知叙裒以今年之秋為壽六十意將乞余贈文口吶吶不敢發言鈞乃代為之請予首頷之遂序其大都以示鈞使於誕辰得往進一觴焉

劉叙寰七十壽序

孔子曰國家敬老則民作孝古王者之於老老也庠序膠學之異其地燕禮饗禮食禮之異其文燕衣縞衣玄衣之異其服其敬之各以其制也如此等而下之則又孤獨矜寡有賜瘖聾跛躃與夫侏儒之屬有給匹夫之窮無告者無不遂其養此周官所謂以保息六政養萬民而民樂生於先王之世者也今吾故人劉翁叙寰年七十矣顧其年益高其窮亦益甚凡百資生之具無一有也

禮七十異膳飲酒食肉處於內而叙衆茹藜藿飯䴷糲得一飽足矣何膳之敢望禮七十時制而叙衆無一廛之居經營衣食將給旦夕之不暇其敢言制乎禮七十杖於國不與賓客之事而叙衆入操井臼出赴親故之急欲求瞑息偃安而不可得惟其起居步履如故或無所事於杖則有之耳甚矣叙衆之窮也自近世以來國家所存釋菜鄉飲諸禮有司視為具文率皆奉行不力至於養老振窮恤貧之制則已廢墜不可問矣於是

若叙褱者退不得安於私室進不得見賓禮於有司民今之無禄天天是椓吾不勝慨焉太息葢非獨為叙褱也叙褱與予交久矣予既仕宦摧折歸而杜門養痾方欲守先王之遺經以自娱其老而叙褱亦遂以餘年歸命釋氏呼佛號誦金剛大悲諸經咒雖盛寒暑不輟度其中必有所自得其於窮愁不平之況當漠然不復繫戀也審矣如吾前之云慨焉太息者固叙褱所鄙夸而不屑道者也吾故曰非為叙褱也九月某日里人將往

為壽來徵予一言以贈予既有感於叙衆之窮而又深念古王者之不作世變之遷移而不止聊借叙衆以發之如此

趙孟遷七十壽序

始予在郎舍有趙翁孟遷數懷刺踵門予未暇與相見也最後予方休沐孟遷至而閽人又辭焉於是無所發怒當門大呼曰而翁乃山陰趙陛天下奇男子而何人顧不為翁通姓名耶捽閽人首至地欲拳毆之聲達於

户内予大驚走出揖孟遷登階孟遷蚪須頳面衣敝衣曳破革履而前予頗易之及就坐自矜能詩又矜與李琳枝侍御為酒人交繚繞數千言不可了予意稍怠屢顧日影而罷自是予嘗贊孟遷像有云跅弛其志積唐其形拍張叫號爾汝公卿者叙此事也既而置酒名之飲孟遷飲不能一二升予益調笑之久而始知其故蓋李侍御素豪於飲兩人日夜浮大白相角孟遷不勝遂為侍御所困往往據几而吐則已減故量十之六七矣

既又讀其行卷卷中皆近體無樂府古詩其辭質直憤激以視世人規橅唐之子美明之獻吉于鱗者不相入也然孟遷雅自負其奇諸士大夫亦數奇孟遷或給酒資或與賦詩相唱和故孟遷雖留落不偶而其姓名猶在口耳間今年春孟遷為壽七十復來游京師先是謁井研相公於山右相公贈文一篇大率謂孟遷好動多言易怒而其終篇則曰古之至人發以天倪和以天鈞是三者皆不足病其諷孟遷甚善然以至人期之則近

於諧矣予聞好動則傷筋多言易怒則傷氣此養生家所忌也孟遷既非至人盍亦簡應對戒奔走而退息於澹泊無為之鄉乎夫善自養者雖若詩與酒之屬猶虞其嘔心腐腸而以為不足事況肯役役於是三者以促其生哉使孟遷果能如是則其距至人也亦不遠矣

宋既庭五十壽序

先生交於予三十年矣予為人輕率無威儀而先生醇靜寡欲動止皆有常則予多言好辯而先生不苟笑語

纔一開口便以義理折服人予褊急不能容物而先生喜獎借後進為之延譽予之不及先生如此然先生長於予三歲予固以凡事之而先生亦弟畜予蓋歷三十年如故也始予年十六七即與先生以文章為徐宫詹勿齋所知數引入二株園為文會每一篇成宫詹必首推先生以率予輩由是先生才日高撰著日富從游弟子亦加衆赫赫有聲場屋間順治中以舉子寓京師輙攝衣據諸貴人上坐意氣岸然絶無所顧讓而自名公

卿託於四方游士慕先生者又無不日夜持謁到門以望見顏色為幸當是時度先生之心必自以為甲第可以庚契致而功名可以跬步成也曾不數年江南奏銷案起被詿誤者萬人而先生遂屏不復與會試此其可歎息者也會予在郎署亦以此得辠陸沈左官中今年夏分司江寧事竣便道還里門見先生於西郭外與之游武邱裵回短簿祠下予坎壈有年意頗悔恨而先生從容捉手無毫髮沉落不平之感抵暮還宿予書舍秉

燭相對娓娓數百言所以規切予甚至然後知予之不及先生者葢又歷三十年如故也先生今年五十杜門息機從事於學道乆矣昔孔子游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淵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生亦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然則先生之為學也既已浩焉有得於中則於向之文章才譽皆當刊落翦除一歸諸無何有而況遇合之遲暮人事之得喪夫豈足以累其胷而撓其思慮也哉予猶為

先生述此予之固陋甚矣繆歌起修撰先生高第弟子也嘗館先生於家者十年予之獲交先生自此始故修撰將遣使往為壽而命予以序予乃不辭固陋而述之亦聊以道平生之歡而侑先生之一觴云爾敢遂曰知先生哉

林立軒壽序 附

名山大川之氣盤礴而鬱積則必鍾之於人若物其尤秀麗者舉凡珍禽奇獸異華靈卉皆不足以當之而鍾

諸人也尤厚上之為名臣為巨儒次之亦不失為光明磊落非常之材與夫醇厚修謹淑人長德者趍然拔出於其間進而見用則發於功名達於政事及其退而不得志也必且潛深伏隩以文章學術見重於世是皆可以激懦頑砥末俗蓋自古然也閩中秀麗甲天下襟江帶海武夷峙其前太姥環其右所毓珍奇靈異之物亦既水輸陸運遠被四方矣其鍾諸人者自宋以來名臣則有楊大年蔡忠惠蘇子容之屬巨儒則有楊龜山李

延平朱徽文公之屬至於雄材厚德尤不能以屈指計數其在史冊者吾不暇論若耳目聞見所及則立軒林先生殆其一也先生有次君吉人嘗奉先生之命來游吳中誠好學有志之君子也别踰一載而吉人復爲予至館於予舍者三閱月予爲極論天人性命與理學異同之所以然次及秦漢以降諸大家之源流曲折諸門人所不即喻者吉人學富而思深無不應答如響間有不合輒往復研求不深入閫奥不止予知其胚胎涵濡

得先生之庭訓者多矣予又聞先生釋謁累官至達州守以清淨惠愛為吏民所誦説最後見幾告老不染吳逆之難士大夫稱其明哲既歸而老屋三間其庭喬木數章其室故書數架先生日夕從容徙倚諷咏其中以家政傳諸長君同人而以讀書修行訓厲其子若孫足跡不至於門歲時伏臘未嘗投謁有司諸名公巨卿干旌往造者亦闔扉不復相見優游自適以安其晚節予前之所謂雄材厚德獨鍾山川之秀者先生蓋兼而有

之歲之五月年七十有二矣吉人稱其翁步趨甚健膚革甚腴飲啖笑語如壯男子誠得之於天者厚而享其子若孫之報者殊未有艾也於是吉人擔簦躡屩言旋故里欲及初度之辰奉觴拜壽起居予因引詩之言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請以是為先生頌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并以是為先生諸子姓頌云

康熙庚午春三月佶侍郎南將告歸先生作此序畀佶以娛親佶并乞草稾以歸其秋先生增删文鈔成

此序遂不及載後先生書來惓惓言及意欲增入者而今無從復問矣佶懼先生遺文之散佚况此又為吾親作者其敢不録以傳邪第恐有忝於先生手定之成書故書附焉并質於同門諸學者壬申二月廿二日門人林佶謹識

代壽張母賈太恭人七十序

康熙六年秋

天子親即政推恩

廷臣俾各以所居官貤封其父母於是蠡吾張子正甫遂用户部郎得封母賈為太恭人太恭人適居京師年七十矣在位諸君子與正甫厚善者咸羡太恭人之康寧壽考能享正甫之報也又羡正甫之能以爵位為太恭人榮也羣請予乞一言序之予與正甫同朝又同家畿輔又辱正甫數納交於予故予不敢以不文辭竊聞太恭人之風舊矣其在賈也以勤慎寡言嫻習女紅為淑女其來歸於張也以善事君姑氏而與贈公終身相

莊為順婦盖贈公常舉於鄉及其歿而正甫方悍悍貌孤張氏詩書之澤不絶如綫顧又提攜正甫使得策名王廷著有譽望於郎署之内為賢母雖傳紀所載列女之事蔑以加太恭人也則其康寧壽考而享正甫之報者豈偶然哉抑予觀於古而知事親之與事君其道殆不能以兩得也如所謂祈父之事北山之大夫遭時不偶而不獲盡其私養故其詩不曰有母之尸饔則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至於鹿鳴之什説者以為文王時之作

其末則繫之以南陔白華蓋極言君臣上下兄弟朋友宴享征伐時和歲豐之美而終歸之於孝當此之時士大夫之在位者夫豈有不獲養之親與不獲養親之人子與然而四牡一詩猶惓惓焉有將母之願與祈父北山無異何也豈非得諸此者或失諸彼雖以先王之仁猶難於曲體士大夫之私而代為之謀耶若正甫故家於蠡距京師不數舍風土相接而語言飲食相通也以是太恭人挾其版與竹杖時時就養邸舍正甫進而轡

筆荷橐盡心於
王事無有不共退而奉侍太恭人舉其定省鄉趾之儀
修其饘酏酒醴脂膏之物亦無有闕今者當生辰為壽
之日復率家人子婦陳
天子所錫之冠帔而奉觴上壽於太恭人前則事君事
親之道正甫其兩得之矣雖四牡之使者且興於不及
而況祈父北山之屬敢希其所遇之萬一哉予以為
天子自即政以來與卿大夫勵精圖治殆不亞於鹿鳴

天保矣然則為正甫者當益夙夜黽勉以自奮其南陔白華之潔白以無負太恭人教則爵位必漸以隆天子之寵錫必漸以渥而家門純嘏之慶必漸以益增吾知太恭人之康寧壽考必屢進而訖於無窮也遂書此言俾勸太恭人一釂焉

族母吳夫人六十壽序

族母吳夫人以今年二月某日為六十誕辰夫人蓋吾再從弟賓文之母從父維億君之配而從祖祖父方伯

來虞先生之婦也先期一月寶文乞予言為壽予竊有感於汪氏盛衰之際矣始夫人為婦在前明熹宗之時先方伯以忤魏閹私人解其粤東藩政而歸聲望方大重而吾先大夫又適舉於鄉家門敦睦諸伯仲咸恂恂勉於文學號為吳中巨族之冠可謂盛矣是時予年雖幼顧猶及見之其後先方伯再起既暴殁於海外從父與先大夫復相次棄世汪氏稍衰數為外侮所侵雖以寶文之煢煢少孤亦困於徭役不免有風雨飄揺之患

而卒能搘柱門户得至於成立者是孰使之然哉於是宗黨相聚未甞不嘖嘖稱道夫人以為難而夫人尤有不可及者葢自明季以來入於

國朝吾諸父之鄉舉者二人明經高第者一人進士甲科得為京朝官者暨予又二人此亦汪氏㓂久而復之漸也然吾族日益蕃衍董猶好醜襍出於其内雖不乏閉户好修之士而一二不才者亦往往健鬬喜訟挾機詐恃氣力以相轢轢汪氏殆由此不振矣予故甞喟然

太息思復見先方伯盛時而訖不可得遂不能無隱憂焉獨寶文守其家法讀書為文章有先正典雅之風出門結納皆吳中賢士大夫於是寶文之名甚熾而不知夫人實有以教之也此其尤不可及者與予嘗論汪氏之在今日也於易卦當為剥其距先方伯之歿逾三十年此之謂一世矣於剥卦當為文之上九其辭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今以夫人之賢艱難黽勉終享壽考豈非吾汪氏之碩果哉子雖不復見先方伯盛時猶當見

賓文得乘君子之車輿而蔭芘其衆也已

堯峯文鈔卷三十一